

# 三個女人 一台好戲

穆欣欣

有人說你在某件事上是「麥克白夫人」，如果不知道莎士比亞的《麥克白》，便聽不懂這層意思——「麥克白夫人」，意為「幫兇」。

由進念·二十面體藝術總監、導演胡恩威和川劇表演藝術家田蔓莎聯合執導的《麥克白夫人~詩》在香港首演，了解《麥克白》故事之餘，最好再把二十多年前劇作家徐菜的劇作《馬克白夫人》找出來，這是專為田蔓莎量身定做的戲，二〇〇三年田蔓莎憑此劇獲「二度梅」（第二次獲得中國戲劇梅花獎）。

此次香港演出的是以徐老師的《馬克白夫人》為底本，田蔓莎、詩人翟永明、古琴演奏家巫娜三人同台，以詩歌、音樂、畫作融合戲劇再創造，讓莎士比亞筆下的女性和當代女性產生關聯性：「人人都有個黃梁夢，正在醞釀，他們為此煎熬，上一世紀的女人，台上的女人和台下的女人並無不同」。

整個舞台空間是胡恩威構架的藝術科技劇場，尤其他那招牌式的舞台幕布投影，投在屏幕上字幕、唱詞，是重新組合的再創造；還有巫娜彈琴的手、翟永明的畫，同步見於屏幕。加上和演出步調同頻的鼓聲、烏鴉歸林的叫聲在劇場回響，座中人竟生出今夕何夕的恍惚。

《馬克白夫人》是徐菜在《麥克白》原作出「節外生枝」的一齣四十五分鐘的「沙劇」獨角戲，用川劇講述這個由野心引出的危險故事，卻超越了一般敘事敘述層面。劇作家把麥克白夫人這一被淹沒在男性世界的女性，濃墨重彩打造成為川劇舞台上大女主。

筆觸聚焦麥克白夫人在夫君弑君篡位這件事上推波助瀾，及陰謀得逞後的驚恐、失常、瘋癲……舞台充分發揮中國戲曲化繁為簡的特

質，演員運用戲曲程式與技巧，表現人物心理變化、放大大人物情緒。劇作家將原作中提煉出的「敲門」「打水，我要洗手」等經典台詞化為意象，龍套宮女時而是緊閉的重重宮門，時而是盈盈之水。川劇川韻演繹的莎士比亞劇作好看好聽，而川劇幫腔畫龍點睛式的評說、對話也絕妙無比。持刀的麥克白夫人似乎聽到幕後幫腔：「惡女人喪盡天良啊」，警惕地問道：「哪個在罵？」這既是人物失常狀態的幻聽幻覺，也是內心聲音的回響。觀眾觀劇至此，必會心一笑。

莎士比亞寫了種下惡果後的人的命運，而劇作家徐菜則以悲憫情懷審視麥克白夫人：「背負譴責和內疚，黃泉路上你慢慢行。」這是改編對原作的超越，成為跨文化的經典劇作，獲列入美國全球莎士比亞資料庫。

回到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的《麥克白夫人~詩》。舞台上翟永明在一筆筆作畫，燃着香的另一側巫娜在彈奏古琴，鏗鏘淙淙。這僅僅是「暖場」，讓觀眾慢慢進入觀演情緒。

戲開演了，她們是田蔓莎、翟永明、巫娜；她們也是《麥克白》中發出預言的三個女巫。披上黑斗篷，戴上張牙舞爪的頭飾，三人在舞台上「編辮子」（戲曲程式，呈螺旋形跑動，用於表現行路、追逐等），暗合原作中三女巫「繞圈」的台詞及動作。入戲，她們處於同一時空；出戲，三人在各自領域，互不相干，又彼此支撐。「這是一個預言也無法預知的年代」，翟永明詩作《三女巫》震懾人心，我們會想到正在發生的世界變局……

說起來，我間接認識翟永明多年，也去過她在成都的「白夜」文化空間。這一切和田蔓莎有關。

二〇〇一年澳門藝術節邀請《馬克白夫人》和徐菜編劇、田蔓莎主演的另一齣大戲《死水微瀾》，這是川劇第一次來澳門演出。那時我是澳門藝術節的工作人員。翟永明在二〇〇二年看了田蔓莎演的《馬克白夫人》，寫下《馬克白夫人——致田蔓莎》的詩。過後，我們都成為川劇愛好者，又都成了田蔓莎的好朋友。

這些年幸運的是，每一次《馬克白夫人》的重要演出，我都沒有錯過，除了澳門藝術節，後來還有田蔓莎在北京的「二度梅」專場、二〇一九年她的學生葉長敏在成都演出此劇。

翟永明致田蔓莎的詩，成為今天《麥克白夫人~詩》的創作緣起，邀請古琴演奏家巫娜加入。田蔓莎、翟永明、巫娜都是成都人。

蔓莎說，翟姐像個「女巫」（女巫不一定都是惡毒的，但女巫都有預言的能力）。《三女巫》是個預言，今天是個「預言也無法預知的年代」：「驚天的陰謀已將世界覆蓋；到處都是火焰、私刑和病毒氾濫……」劇中有「敲門」台詞，然後翟姐就說她有一首詩是《誰在敲門》，在舞台上念出「叩門聲聲」「敲門陣陣」，戲裏戲外，互為呼應，這是莎士比亞在當代劇場的聲響。不止麥克白夫人、不止三女巫、不止田蔓莎、翟永明、巫娜，而是天下女性經歷的夢境與困境。

巫娜在台上即興演奏古琴，同時為田蔓莎的川劇表演「掌板」，觀眾可直觀藝術家的創

作，感受她非凡的才華。創作時，翟永明說我在台上做什麼呢？就畫畫吧！那般地輕描淡寫，如同我們平時在家裏說，你在擦窗子啊，那我來掃地吧。每演出一場，她便完成一幅畫作。

這台戲的核心是田蔓莎演繹戲中戲麥克白夫人的精彩片段。十年不曾登台，此番重返舞台，對田蔓莎是個挑戰。原本這齣獨角戲就非常耗費心力，除了大量的技巧動作如三百六十度飛跪、「殭屍」，更因為由始至終的表演都處於緊繃的狀態，要表現人物失常，從聲音到形體都要比「正常」的表演吃力。此次除了麥克白夫人的角色演繹之外，她還具有創作者及表演者身份，如此形成的多重視角，反觀與內望之間，那些外在的技巧反倒不重要了。毋庸置疑，田蔓莎是個功力深厚的演員。

七十分鐘的演出，三位大女主各領風騷，讓才華和創意在跨界融合的舞台上碰撞出無限新意，值得熱烈祝賀！



▲《麥克白夫人~詩》劇照。

## 七日談

澳門篇

## 半日遊的幸福感



HK人與事 朱昌文

人老了，很需要兒女的關愛，他們一句貼心的問候，或片刻親切的陪伴，勝過品嘗珍饈百味。

前不久，不同住在一起的兒子與媳婦，頗花心思地駕車載我和老伴到有「香港後花園」之稱的西貢嘆早茶，一邊吃蝦餃燒賣又燒包，一邊欣賞美麗的海灣風景。隨後再駕車到西沙遊覽新落成的「西沙GO PARK」，這是一個佔地三十萬平方呎的的大型綜合發展項目，糅合室內與室外環境，集運動、娛樂、餐飲及休閒體驗於一身的嶄新地標，設有三大免費遊樂設施。置身其中，頓感耳目一新，開了眼界。我倆老與兒子媳婦消磨了一個快樂的上午，心頭充盈着一股溫暖的幸福感。

西貢素來是香港市民日常郊遊好去處，它以優美的海岸線、火山岩地質奇觀、海鮮美食及慢節奏的鄉郊氛圍為特色，域內有多個郊野公園與離島。近年來，西貢在保持自然景觀的同時，經歷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創轉型，精品咖啡店、特色小店和度假村日漸增加，形成了傳統漁村與現代休閒並存的獨特風貌。因此，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到此居住。那個星期早上，我就看到有幾對外籍夫婦牽着寵物犬沿着海旁散步，神態歡欣。也有外籍夫婦與我們一同坐在茶座上享用粵式點心，他們持筷子的手勢很純熟，顯見非是初來居民，已融入了本地的生活方式了。

西貢市海旁有一條「海鮮街」，以海鮮為主題吸引遊客，街內有多家海鮮餐廳和海鮮零售店，門外均有大型水族箱，箱內養着各式海鮮，讓顧客自由挑選，再交由餐館內的廚師按照顧客的喜好烹調。這種即買即烹的方式很受顧客的歡迎。

筆者作為一名「老香港」，過去幾十年來不知到過多少次西貢郊遊和品嚐海鮮美食，這次久別重遊，雖然沒有吃海鮮大餐，只是嘆了一頓傳統的粵式早茶，但由於是與兒子和媳婦同榻共享，兩代人閒話家常，感覺特別溫馨，連食物也覺得特別美味。我想，親情可能是一種無形的「增味劑」吧。



▲西貢海灣景色。 作者攝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這幾個字，是我在蘇州一座寺廟裏看到的。

初夏時節，漫步木瀆古鎮，瞥見明月寺殿外的石板地面上，豎刻着四個字：「來此做甚」。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雨打磨和腳步蹂躪，字跡烏亮潤滑。抬頭又見匾額橫書「一念之間」。我站住腳，一橫一豎，仰頭低頭看了好一會兒，覺得有趣極了。

是啊，來此做甚？「一念」起處，即為叩問初心的起點；而「來此做甚」，正是那一念之間的點睛之問。

踏入這佛門清淨地，世人來此做甚？大多是懷着滿心期許而來吧。有人虔誠跪拜，求神靈庇佑前程順遂、萬事無憂；有人眉頭緊鎖，把對疾病的無力感和對親人的牽掛，託付給裊裊香火，為家人祈禱平安康健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面對病魔，神明是他們在萬般努力幾近崩潰時，最後一個寄託，最後一點微光。

也有些人，來此並非想要「做甚」。只是尋一方遠離塵囂的角落，在佛像前站一站，聞聞檀香，聽聽禪音，把凡塵的車水馬龍都隔絕在外。讓浮躁的心沉一沉，在忙亂生活積攢的壓抑裏，尋得片刻安寧，給自己一個短暫的釋放，僅此而已。

我自己有兩次記憶深刻的「來此不做甚」。一次是在峨眉山報國寺的竹林裏，竹葉沙沙，鳥鳴幽幽，午後的一縷陽光輕撫頭頂。還有一次在重慶大足石刻，不經意抬頭，見一尊佛像側頭而望，面容堅毅寧靜，我一下子流了淚。

「來此做甚」——這四字叩問，問的是來人，也是問自己：在奔波勞碌裏，多久沒有這般靜下心，問問自己所求何為了。

走在小橋流水間，看着眼前熟悉的江南景致，我又想：面前的這座城，我們來此又是做甚？

「我來到你的城市，走過你來時的路……對你說一句，只是說一句——好久不

## 來此做甚

見。」這座城市，可以是你到過的任何一個地方。那些好久不見的，可以是記憶中的任何一個故人、任何一個情節、任何一個畫面，也可以是當年的自己。

我曾在蘇州度過四年光陰，此後數十年居京旅港，奔波南北，竟未再返。此番重來，師長同門，街景風物，皆是「好久不見」。恩師或古稀或耄耋，師兄師姐也已花甲。睽違多年，大多數還認得出。漫長的時光過去了，一瞬間又回來了。沒有唏噓，只有驚喜。

初夏的蠶豆、白蘭花，秋天的菱角，還有素雞、茭白，老字號「黃天源」「采芝齋」「陸稿薦」——於我，於這些風物，彼此也是好久不見。我與這一方水土、這市井煙火，闊別了幾十年，的確是太久了，久得成了遠方的一個符號。

我花了三個半天，用三段漫長的city-walk，細細品味這座久別的城市。我鑽進弄

堂，走進小巷人家，坐在玫瑰花廊下的咖啡吧，喝着卡布奇諾，就采芝齋的滷汁豆腐乾、雲片糕。我沿着七里山塘的運河柳蔭，一路走到虎丘塔。

當年，我時常獨自穿行那些古巷，琢磨古巷的典故，吃吃蘿蔔絲餅。挎着竹籃的阿婆會追着問：「妹妹啊，阿要買白蘭花？」兩朵一對的白蘭花，用細鐵絲串着，有時搭幾朵茉莉花。買一串掛在扣子上，能香一整天。

如今的我，在心裏對着少年的自己輕輕唱：「你會不會忽然的出現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會帶着笑臉，揮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……我多想和你見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變。不再去說從前，只是寒暄，對你說一句，只是說一句——好久不見。」

奔赴一座城，來此做甚，有時不是為了賞遍風景，不過是因為一句「好久不見」。

那麼，我們來到這個世界，終究是做甚？

這一問，沒有標準答案，也無需標準答案。我們赤手空拳來到世間，從懵懂孩童到歷經世事，一路奔波，一路追尋。曾為名利忙碌，曾為情感糾結，曾在迷惘中徘徊，也曾在溫暖中前行。或許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可走着走着才發現，人生從來不是為了某一個明確的結果而來。

就像刻在石板上的「來此做甚」，不是一句詰問，而是一種提醒。提醒我們在匆匆趕路時，偶爾停下腳步，問問內心。提醒我們珍惜每一次重逢，感恩每一段遇見。提醒我們活在當下，不困於過往，不憂於未來，認真感受世間的一草一木、一朝一夕。

坐在高鐵上，初夏的綠意在窗外一幀一幀掠過。忽然想起這天是母親節，朋友圈許多節日的問候還沒來得及回覆，一點開寫回覆。而我自己，卻不知該向誰問候「母親節快樂」了。

列車正駛向故鄉的方向，這一次，我來此做甚？

你會不會忽然的出現？我多想和你見一面，和你坐着聊聊天，看看你最近改變——媽媽，我們也好久不見了！



▲姑蘇街景。

作者供圖



如是我見 陸小鹿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上映後，我在朋友圈刷到不少朋友自來水式的推薦，豆瓣開分也直接打到九分以上，這在國產電影裏並不常見。看完影片，覺得它的確配得上大家自發的安利。

影片聚焦上世紀四十年代潮汕人下南洋的歷史背景。很多人都聽過下南洋，但極少有人能真正了解其背後的心酸與坎坷。影片圍繞着「僑批」這一特殊載體徐徐展開。潮汕方言裏，「批」是信件的意思。當年，遠赴南洋的僑

民，會將血汗換來的鈔票夾在信裏寄給大陸的親人，「僑批」因此成為特定年代的文化記載，如今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。我是在觀看了這部影片後才了解到「僑批」，一封封僑批裏，滿載僑民沉甸甸的鄉愁和責任。那個年代，很多下南洋的普通百姓目不識丁，既不會寫漢字，也不懂家書。往來音信，都要去到僑批局請人代寫代讀。影片最唯美的片段，是一封家書飽含深情的誦讀：「吾妻淑柔，展信安康……暹羅雖遠，心有所寄……歸

## 一紙僑批，半生深情

期遙遙……」舊時，文風古樸，講究音韻，和如今直白隨意的網絡文字截然不同。靜靜聽着一封封家書緩緩唸出，真切感受到漢字獨有的古典之美。

故事主線圍繞一男兩女展開。為躲避被抓壯丁，潮汕青年鄭木生告別妻子葉淑柔和三個孩子，遠赴南洋謀生。他在暹羅結識了房東女兒謝南枝，慢慢成為好友。那時南洋僑民自發弘揚中文教育，木生組織了中文識字小班，請僑批局的朋友教孩子們讀書識字，謝南枝也參與學習。一次意外，木生因救人而客

死異國。為了不讓遠在家鄉的葉淑柔難過，謝南枝隱瞞了噩耗，以木生的名義，替他給故鄉的妻子寫了整整二十年的僑批家書。這份隱忍克制的深情，讓人動容。

影片選角也是一大亮點。男女主角都是毫無表演經驗的素人，雖然青澀，卻不乏真誠，給觀眾帶來滿滿的新鮮感。尤其謝南枝的扮演者李思潼，拍攝時還是財經專業大二學生，氣質乾淨，眼神清澈，十分貼合謝南枝純粹隱忍的角色定位，為影片唯美基調更添一

分。最難得的是，影片劇情避開了俗套套路，跳出觀眾的固有預判。比如觀影時我猜想，鄭木生與謝南枝兩人朝夕相處，會不會暗生情愫？結果沒有。兩人自始至終都是乾淨的知己情誼，沒有狗血的情感糾葛。片末，葉淑柔去泰國看望謝南枝，我很擔心她倆會不會有一個猝然離世讓相見落空留有遺憾。結果也沒有。影片沒有刻意製造出悲情的留白，而是讓兩位素未謀面卻因書信牽繫半生的女子圓滿相逢。不刻意煽情，也未套路化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以最樸素的敘事直抵人心，這正是這部電影最珍貴的地方。